

第八回 武女客乘高興林下結盟 文學官憐孤寡雪中送炭

詩曰：

金谷園中春草生，當年池館一時平。
何來乳燕尋華屋，似有流鶯喚畫楹。
客散聲歌明月下，兵殘礫瓦野煙橫。
秦宮漢闕皆成土，流水年年不住聲。

話說李師師並眾樂籍雖逐了出城，然這汴京城，有七營五衛武職官兒，自大宋太祖開基，享了二百年太平世界，豐富奢華是不消說的。莫說文職，就是京營武官們，又沒有邊防盜警，吃著錢糧，日日擊鷹走馬，品竹彈絲，好不受用，終日你一席我一席，都是蹴毬打彈、輕裘肥馬。那些女眷，越發是頭梳高髻，身扮內妝，分明是良家，卻打扮得似妓女。就是小女孩兒，也學幾腳俏步兒，挽的角兒高高的，在人前賣弄，驕奢淫佚慣了。

有一個鮑指揮，又有一個卞千戶，俱在衛里居住，和李團練、張都統、宋都監一班武官，都是一社，每人五十兩銀子搖會。又當孩兒香會：到了無宵，紮這小孩子，打扮各樣故事，紮起二丈高桿，在頂上頑耍，用錦繡珠寶妝作天上神仙模樣，二三百隊吹打著遊街，合城士女上幾萬人爭看。這個會也費幾萬銀子。又有鼇山會、拔河戲會、汴河龍船會。京城五方之地，無般不有。那鮑指揮和卞千戶都是富家，二人相厚，俱年紀三十餘歲，不曾有子，常說：「咱二人日後有了兒女，定要結做親家。」各人到家和娘子說著笑了。

婦人家亦有一個會，是正月十五泰山娘娘廟進香的會。這個廟在京城正北，有泰岳天齊七十二司各樣神祇，大殿牌坊，周圍廊房，奉敕修建，是京師第一個會場。因此，到了元宵，這些京城士女出遊，上千上萬的。那一年，鮑指揮娘子、卞千戶娘子，和這一班會上堂客，都約了廟上進香。進香畢，各家都帶了酒盒，在廟前一帶汴河大林子裡，鋪著氈條，打著涼棚，吃酒行樂。也有清唱的，吹簫的，走馬賣解的，林子裡不分男女坐滿了。因這卞千戶娘子年小好頑，常叫鮑指揮娘子做親家。原來這二人當年各有了身孕。眾婦人有知道的，大家笑著道：「你兩個今日割了衫衿罷。」那張都統娘子，四十五歲了，也是個浪的，道：「我就是個媒人。」即時各人面前斟上一杯酒，就割了衫衿。從此各叫親家不絕。日西回家，張都統娘子是大轎，軍牢執藤棍前導，其餘都是小轎回去。到家各與丈夫說了。後來兩人見面謝了，真正稱為親家不題。

到了十月滿足，這鮑指揮先生一女，八月生，起名丹桂。隔了兩月，卞千戶也生一女，起名香玉。兩家都生女兒，甚覺無趣，也都笑著沒言語。這些娘子們見兩家都是女，道：「等他兩個大了，拜成姊妹，也是親生的一般。」不覺過了週歲，常把兩下女兒抱在一處頑耍，兩家往來，不分彼此，俱叫爹娘，也是常事。後來，鮑家晚花許了侯指揮家親，卞家秋影許了王千戶家親。不覺日月如梭，到了六七歲。兩個女孩兒，生的畫上一般，沒人不愛。常常在一搭裡頑耍，從懷抱裡就頭臉相偎，也不像是兩家的。正是：雙飛蝴蝶原相逐，並蒂芙蓉本自雙。不在話下。

自古久治生亂，樂極悲來。這大金因童貫開了邊釁，從宣和九年犯邊，搶進邊來。童貫遮擋不住，只得上一本，抽選京營英勇，要這些武職官善騎射的，調往河北邊關一帶防守。就把這鮑指揮調在懷州，卞千戶調在真定。兩家各挾家眷，隨營到任，臨別時，只有兩個小姑娘哭個不了。眾人看著道：「這女孩兒非偶然，像是一路生來一般。」

湖上鴛鴦亦有緣，朝來暮去泛波前。

無端共向沙頭宿，一旦分飛又各天。

原來這些因果，俱是一點情恨，生死不化。只因水紅繡鞋與紅香是一路托生，前世裡兩人情意相投，因此投胎在一個地方，從小在兩家如一家，後來還一樣結果。這段輪迴應在後面，今且不題。

卻說楚雲娘白吃了一場屈官司，把家業賣盡，剩了幾兩銀子，不消半載，也都用盡。趙二監生家要來修理宅子，不住使人催著出房，招客開店。那楚雲娘尋思道：「那裡去住？又要使錢賃房。」好不悽惶。看看這高樓大廈、粉洞花牆，當初丈夫在時，嬌妻美妾，歌舞吹彈，好不熱鬧，一個宅子鬧烘烘全住不開。如今一個寡婦，領著五六歲孩子，怎麼住著？又到了玳瑁軒、山洞、石山子前，見那太湖石牡丹台，花都枯乾了。葡萄架久倒了，滿地都是破瓦，長的蓬蒿亂草半尺深，那些隔扇、圓窗，俱被人拆去燒了。前後走了一遍，放聲大哭。細珠領著慧哥，掐那掃帚菜吃。慧哥只在檯子草裡撲蝴蝶、拿螞蟻耍，那知道是他的繁華舊地全移主，鶯燕亭台不認人。

雲娘哭了一會。老馬進來，看見雲娘淚眼不乾，勸道：「這亂世裡，孤兒寡婦住著這個大宅子，空空的，到不如尋個小房住著，也省了口面。俺那西巷子裡，柳學官家一塊閒宅子，三間堂房、一間東廚房，臨街有兩間小屋，一間做過道。小小的個院落，又有二間小影壁牆兒、一眼好井。也是個省祭官老爺家住著，因城裡不便，回村裡去了。一月是八錢銀子。和鬱大姐家鄰牆，廚灶火炕是現成的。」雲娘聽說，道：「馬媽媽，央你就去看看，和泰定去立個房狀，且交二兩銀子定下，我看個好日子搬了去罷，這裡戀著甚麼。也不過是兩個破鍋、兩張破牀，不消幾個人就搬盡了。」說畢，老馬泰定去了。

少頃，泰定回來道：「是西豆腐巷裡，到是處好宅子。到了柳學官家見他，那秀才說了許多好話，只道不要房錢。講了一會，還讓了一兩，只立了八兩銀子的契。還賞了我酒飯才來了。」取了曆日，看是九月十三移徙安確磨。

到了那日，先叫了兩個閒漢，挑了舊牀板凳、桌杌破櫃和鍋盆，炊帚、碗盞等物，零星和細珠拿著，泰定背了哥兒。楚雲娘還要坐頂小轎過去，體面些。賃了半日，他定要五錢銀子，又僱不起。等到天黑，雲娘和老馬走過來了，才使泰定和屠本赤說與趙家知道。

那日鄧三家是兩盒子點心、一盒子糕、一盒子蜜棗，因雲娘吃齋，就沒敢買肉，鄧三嫂過來看了。就是鬱大姐，從牆西過來道：「大娘來這裡住了，強住在空宅子裡。如今范招宣府一家，多搬出來住了。燒得破破的，住著也驚恐。」雲娘道：「柳學官家著管家來問，送了一斗大白面、兩隻活雞、一方肉送將來。雲娘過意不去，賞了管家三百文銅錢，使泰定去謝了。」

來，如今也還有這樣好人。」

時人滿目炎涼態，此日仍存禮義交。

猶有火來燒冷灶，方知古道未全消。

原來以德報德，人有一善，收一善報；人有一惡，遭一惡報。當初南宮吉曾周柳學官急難，因得此善緣。

到了年殘臘盡，泰定小廝因夾傷了腿，發了瘡，出不得門。忽然天降大雪，一夜有尺餘深，滿城中煙火蕭條。況經亂後，誰家是豐足的。雲娘起來，自己拿著掃帚和細珠把雪去了。看看灶上少米無柴，慧哥沒點火烤只是哭，想起那紅爐暖閣、美酒羊羔，穿的是貂裘、吃的是美味，當初過著這樣日子還嫌不足，今日那討得一口好飯來給這孩子吃吃也勾了。心口念著，好不恓惶。只得拿了一件舊絹夾襖兒，使細珠到當舖去，要當一千文錢街上糴米。只當了八百錢。不一時，細珠回來，滿頭是雪，使個小袋盛著米，草繩拴著炭，又買四個大燒餅，放在桌子上，細珠上灶前烘衣裳去了。雲娘下去燒起炭來，給慧哥烘襖，一面烤著燒餅。細珠才去下米，又沒有賣水的，只得掃雪為炊。想那南宮吉在時，那一年掃雪烹茶，妻妾圍爐之樂，不覺長歎一聲，雙淚俱落。

有一詞單道富家行樂，名《沁園春》：

暖閣紅爐，匝地氈氈，何等奢華。正彤雲密布，瓊瑤細剪，銀妝玉砌，十萬人家。碧碗烹茶，金杯度曲，乳酪羊羔味更佳。擁紅袖，圍屏醉倚，漫嗅梅花。登樓遙望歸槎，江上漁村柳半斜。見柴扉靜掩，一聲犬吠，孤村冷落，幾陣歸鴉。榻杌殘灰，牛衣寒絮，市遠錢空酒莫賒。應須念，灞橋詩客，驢背生涯。

這首詞單說人生苦樂不同，光景各別。即如富家見此雪，添了多少清興。披的是狐裘，戴的是貂帽，燒的獸炭沉煙，打開那隔年的泥頭竹葉酒，賞那窗前盆內梅花。或學陶學士，掃雪烹茶；或學黨太尉，淺斟低唱。呼兩個知心快友聯詩，得意佳人度曲；看那鵝毛細落，鴛瓦平鋪。狂呼豪飲，只恐怕晴了天，雪消泥滑，令人敗興。那知道山野貧民、窮村寡婦，廚下無薪，甕中無米，忽然大雪把門屯了，一把火也沒處討，身上寒冷，鋪著一牀破蘆席，兒女哭。那鄰舍人家，借不出一把米來，又出不去，灶門口墩著烤那牛糞火，滿屋都是臭煙。他望晴不晴，看著好惱。

楚雲娘在先過的是前邊的好雪，今日過的是後邊不好的雪，那得不酸心落淚。從來說乍受榮華乍受貧，先貧後富好過，先富後貧難過了。

雲娘看著慧哥吃那冷燒餅，熬了些稀湯沒油的兩根白菜，吃了一碗就放下了。把自家的命一想，說：「我終日聽講佛法，說那繁華是假的，要窮苦修行，才得成道。今日這一點苦受不得，還是凡心不退，該有此磨折。這樣亂世，守著這孩子，吃碗粗飯也就勾了。」只這一念，回過心來，去佛前上了香，拿著岑姑子送的那串數珠，坐著念佛。自家勸自家，也就不惱了。

從來絕處逢生，雲娘是個好人，自有活路。那雪下了二日，柴米將盡，再那裡去安排？只見一個人，在二門口裡探頭探腦，泰定認得是柳學官家書童，問道：「來做甚麼？」那人沒言語去了。過了一會，就將一擔炭、一瓶酒、兩盤掛面、一斗小米——知楚娘吃齋，說道：「多拜上楚大娘，這是俺大媽媽送的，念你老人家大雪裡沒火向。還有一件事，等天晴自己來看，有話說。」雲娘見雪天送炭，滿心感激，著泰定收下。又沒個錢賞他，道：「細珠，你把酒倒了一瓶燙起來。和泰定吃了去罷，家裡又沒人吃的酒。」那人不住下，跑的去。雲娘道：「他爹在日，人來人往，好酒好肉，不知養了多少人，沒見個探頭問聲的。那裡走出個柳學官來，這等看常！」

到了天晴，柳學官夫人一乘小轎過來，領著個丫頭，掇著個皮匣鎖著。先進去說了，雲娘忙出來迎接。和雲娘拜了，炕上坐下。雲娘見這柳學官夫人，有六十四五年紀；穿的是沉香色雲緞披風，套著件繭綢夾襖，月白素絲綢白拖邊裙子，大雲頭青緞子高底鞋兒；頭髮略白稀稀，兩根簪，也不戴釵，掠青絲手帕搭著頭。說：「這些時，沒過來看看，通不得閒。」講了話，就叫取皮匣來，袖裡拿出汗巾，一把小鑰匙開了，取出五封銀子，是五十兩，放在炕上。雲娘全不知道，問：「這銀子是那裡的？」柳學官夫人才說：「這是那年上山東去做學官，沒有盤纏，借的南宮大爺的。今五六年，常常記掛著。窮教官湊不成塊，他爺知道了，昨日從官上寄將來，著我自家親交給大娘。還該添上利錢才是。難道受過的情，就敢昧了這宗賬罷？何苦做來生債，變驢馬還人。」說著話，斟上姜茶吃了。雲娘只要收一半，柳老夫人那裡肯。雲娘沒奈何，只得謝了又謝，送的出門上轎去了。有詩贊這柳學官不昧舊時債：

俠氣文名海內聞，老來投筆效河汾。

素車義重存雞黍，絳帳風情著典墳。

一諾何曾欺過墓，千金豈忍負高雯。

應來結草銜環報，多少人間狗彘群。

柳學官一個窮教官，南宮吉死了六年，不肯昧孤兒的債，後來他公子柳體仁中了甲榜，子孫三世榮貴，總因不昧良心，恤孤憐寡，天地鬼神，豈有不紀錄他善功的？但不知雲娘同慧哥將來作何結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